



1. 凤求凰

“凤求凰”是我们锡伯渡连队小学四年级一班女同学李喧爸爸的外号。

李喧爸爸本名叫李立峰，原来大家都叫他“画家李”。有一年春节，男同学谢党的爸爸——天津人谢司务长和刘会计受连党支部委托慰问困难户，慰问到画家李家时，谢司务长发现他们家挂的年画不是杨柳青的大胖娃娃，也不是稻谷飘香的丰收图景，而是两只大鸟。

谢司务长在画前瞅了半天，终于弄明白了：“好嘛，我以为嘛东西呢，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原

来是两只火鸡呀！好嘛，你们家今年可多鸡蛋吃了！”画家李赶紧说：“这不是火鸡，这叫凤求凰！”“啥？凤求凰？有这鸟吗？”谢司务长睁大眼睛。画家李哭笑不得：“不是凤求凰，是凤求凰，这凤和凰是两只传说中的鸟……”画家李一说起画来就滔滔不绝了。谢司务长早就不耐烦了，赶紧闪身。出了门，谢司务长吐了口唾沫：“嘛，明明两只火鸡，唬嘛人？还凤求凰呢！”这笑话传遍了全连，大家就把画家李改叫凤求凰了。

凤求凰是上海支边青年，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据说他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家大工厂工人运动的头头，在一次带领工人反压榨、反剥削的罢工运动中，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来新疆兵团之前，凤求凰是某艺术学校的高才生，画画很有名。当新疆兵团到上海“招兵”时，怀抱“知识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崇高理想的他，毅然“投笔从戎”。到新疆一看，不是他想象的军队生活，是来干活的“土八路兵”，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不愿受同学笑话，跑到团部借了套解放军军服，在照相馆自己画了幅一条大河两旁全是高楼的“兵团”作背景，穿着军装拍了张威风凛凛的照片寄回去。还说自己当了管一大群人的官。一年后，崇拜他的邻家小妹陈小妹扒火车、乘汽车、坐马车，不远万里找到



这里后方知受骗上当，哭了几天，还是做了凤求凰的老婆。

据说，凤求凰在团部照相馆画的那幅画真帮了不少光棍的忙，许多人争相拍照，把照片寄回各自老家，不少人都骗来了媳妇呢。就连锡伯渡养马的老马，大字不识的土老粗一个，快四十岁的人了竟也一张照片从老家骗来了个十九岁的大姑娘，还真成了他老婆。那时真实的是：不少人一张照片加八分钱邮票就“寄”来了老婆。听说团长高兴地在某个会上夸说：“好哩，好哩，都有老婆了，队伍就稳定哩，那个画家功不可没哩！”但也听说，不少被骗的老婆专门到照相馆去看了凤求凰的画，在那幅一面墙大的巨幅画前，有的人大哭，有的人大笑，有人咬牙跺脚说要杀了这画画的人，吓得凤求凰不敢承认是他画的画。再后来，那幅用帆布画成的“兵团”神秘地消失了。

不知原来凤求凰是不是真的很英武，反正我记事起就知道他是连里最邋遢的人。他个子很高，一米八几；人很瘦，五六十公斤；脸很长，戴一副大框眼镜，常年梳一个大背头，背也有点驼。他常年穿一套四个口袋的黄布“军装”，左胸口袋里总是插着两支钢笔。他说话时爱用手往上推推那副一只腿缠了白胶布的大眼镜，衣服总是油不啦唧土不啦唧的，五个上衣扣子



经常少两个。他老婆陈小妹比他好多了，干干净净的，只是营养不良的原因面黄肌瘦一副病态。每次凤求凰来我们家借粮食走后，我妈都会说：“看他老婆把个男人收拾成啥样了，就知道自己臭美！”我爸说：“那也是驴粪蛋子表面光！”

凤求凰两口子在连队是出了名的懒人。按连长的话说：“啥人嘛，除了张嘴，干啥啥不行！真是上海鸭子呱呱叫，跑到新疆睡大觉来了！”几个调皮的娃娃见到凤求凰就喊：“上海鸭子呱呱叫，跑到新疆睡大觉。噢——”也难怪连长生气，连里的活计让凤求凰干了一遍了，哪样也没干好。挖大渠，别人一天干八方土，他四方也干不了；打土块，别人一天打六百块，他最多三百块，而且一半是塌的；割麦子，别人割两三垅，他说个高弯不下腰，一垅也割不了。让他去看菜园子，他天天坐在墙头上画树、画草、画鸟、画大白菜，结果让几头牛糟蹋了半个园子。没招了，让他去南羊圈放羊去。他天天拿个小本本跟在羊屁股后面画羊，狼咬死了三只羊他都不知道，气得连长把他画画的本本撕了。这也没用，他用棍棍在地上画，又让狼咬死了两只羊。

凤求凰家在连队是最困难的。他虽是正式职工，可老婆是家属，没户口、没身份、没工作、没口粮，

孩子随妈也成了黑户。团里有一年放宽政策，职工家属只要本人申请可以落户转正，陈小妹嫌上班太累了，不干，错过了机会。尤其孩子出生后发现也成了黑户，陈小妹后悔了，找连里找团里要求落户转正，这不，十年了也没转成。一家三口吃一个人的口粮，加上又不会计划，常常是吃了上半月没下半月。凤求凰就挨家挨户借粮，每月都要借一圈。生活可想而知了。我们家剩余口粮几乎全给他们家了。他女儿喳喳从生下来就穿我妹的衣服，那件花棉袄还是我妈买布买棉花给她缝的哩。

不过，连里人对他老婆虽然多看不惯颇有微词，但对凤求凰都还是挺好的。凤求凰也是乐意帮人，有求必应。每年春节前都是他最忙乎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请他去画年画写对联，连长、指导员家也不例外。春节前一个来月，指导员就会叫我爸到团部买一些水彩颜料，凤求凰到谁家画，颜料就轮到谁家。谁家叫画啥他就画啥，画得惟妙惟肖。有的人家不自觉，一弄两三天，让凤求凰画好几幅，连小房里都贴一幅，群众很有意见。后来指导员规定，一家只能画一幅，尺寸不能超过年画大。我爸说，指导员和连长家，哪年也没少画！

在谁家画画谁家管饭，这是不成文的规矩。凤求



凰每次自己吃饱肚子，还要嘿嘿笑着揣两个馍倒半碗菜回去，家家也都善意地笑笑，有的还多拿两个馍给他。要知道，那时粮食多紧张，定量供应，有钱也买不到。光景好的人家一年也吃不了几回白面馍，平时都吃高粱米和苞谷面。那段日子，凤求凰吃香得很，他老婆也天天春风拂面，看凤求凰的眼神都情迷迷、娇滴滴的。

学校里一个教副课的年轻女老师嫁给了副团长的儿子，调到团部中学去了。我爸是小学校长，去找指导员要求让凤求凰做代课老师。为了改变他的形象，我爸掏钱扯了几米蓝华达呢布，让我妈给凤求凰做了套新衣服。这下，凤求凰精神多了，俨然成一个“教授”了。为感激我们家，凤求凰老婆没事就给我妈帮点小忙，当然，也不忘随手抓两把盐、倒半碗醋地捞点小便宜回去。

有一次，我爸发现凤求凰没穿两月的新衣服上一大片油渍，问他，他支支吾吾地躲闪。那时清油可金贵了，一个人一月才二两油，都是菜出锅时才点几滴油的。我爸很奇怪，说给我妈，我妈也说她发现陈小妹衣服上也油点点的哩。

有天喳喳来我家，妈妈留她吃饭时间：“喳喳，你们家最近都吃啥哩？”喳喳说：“我妈不让说哩。”妈

妈故意生气了：“喳喳不说阿姨不喜欢你了。”喳喳就说：“阿姨，昨天我爸喝了半缸子清油拉肚子了。”我爸妈好像明白了。

有天中午，我妈去果园子浇水，听到不远处林子里有动静，提着铁锹悄悄摸过去一看，谢司务长正趴在陈小妹身上哩。我妈又悄悄退了回来。那时这种事叫搞破鞋，抓住不仅要处分，还要挂破鞋子游街呢。晚上，谢司务长提了两瓶油一袋白面来我们家，我妈说啥也没看到，让他把东西又提回去了。第二天凤求凰来我们家，我妈提醒他给陈小妹找点事做，别让她太闲了惹出什么事来。不料凤求凰嘿嘿笑着：“她和谁好我不管，只要让我在家里画画就行了！”我爸气得骂他：“你还是个男人吗？！”他仍“嘿嘿”地笑，一副一点也不在意的样儿。

一天我爸对我妈说：“以后你再别说凤求凰了，他心里苦哩！我两次看到他躲在防洪坝后面哭哩！”

这一年夏天，额尔齐斯河的洪水特别大，马上就要淹过防洪堤了。连里男女老少能干活的全上堤固坝。凤求凰最显积极，他拼命地一筐一筐往坝上抬土，正当他往坝上倒土时，一不小心滑进了波涛汹涌的河里，还没等岸上的人回过神来，一个浪头就把他卷没了踪影。



人们沿着大坝呼叫着，寻找着，一直向下寻了好几里，连着三天也没见凤求凰的踪影。连长说，这么大的水，尸体早冲走了，不找了。他是因公牺牲，待洪水退了，开个追悼会吧。他老婆孩子按烈士家属上报团里吧。

一周后，洪水退了。正当连里在礼堂搭建凤求凰追悼会场呢，两个哈萨克族牧民把凤求凰押回来了。原来，两个哈萨克族牧民当天就在下游几里远河边的一棵倒树的树杈子上发现了昏迷的凤求凰。他们把他抬回毡房里救醒了，又宰了只羊给他补了几天身子。当他们问凤求凰住址要送他回家时，凤求凰支支吾吾不肯告诉人家他是哪里人干什么的。警觉的牧民怀疑他可能是特务，赶紧报告生产队长。队长亲自带人把凤求凰抓了，一审，是锡伯渡的人，就派人给押回来了。这成了连里的笑话。不过大家都很高兴，说凤求凰真是命大哩！

晚上，我爸把凤求凰叫到家里，弄了两个菜一瓶酒给他压惊。凤求凰一大口一大口地喝酒，一会儿就微醉了。突然他趴在桌上大哭起来。我爸说：“高兴的事哩，你哭啥呢？”凤求凰哭着说：“我就不该活下来哩！我活下来了，小妹娘俩就当不成烈士家属了，就转不了正，落不了户了……”我妈扭头捂住脸跑出屋

子，搂着我的脖子也大哭了起来……

“特务事件”使邻近的地方牧业队知道了锡伯渡有个会画画的老师，他们的革委会主任亲自来连部拜访求援，要请凤求凰去给他们帮忙画“批林批孔”的宣传画，连长和指导员当即就答应了。他们当天就把凤求凰请走了。

一个月后，凤求凰红光满面地回来了。关键是，不仅他从未有过的胖了不少，还穿了一身黄呢子大衣、一双大头鞋。凤求凰说这衣服和鞋都是牧业队领导送他的。连全连最有“油水”的谢司务长都羡慕了：“这是嘛！这是嘛！不就画个画吗？咋地了嘛，还真能上了！”

没过多久，牧业队的那个主任又来了，说他们县上领导看了凤求凰画在墙上的宣传画大加赞赏，要请他去县里画宣传画。

地方县里要请凤求凰去画画，这可不是小事。连里专门召开党支部委员会讨论。刘会计说：“这是给咱连里争光呢！让他去。”谢司务长脖子一拧：“争嘛光，争嘛光，画个画能争嘛光？净个人捞好处去了！”连长说：“还是要注意兵地团结，让他去画几天也没啥。”谢司务长站起来：“嘛没啥，咱的人为嘛去给别人画，要画嘛也要咱连里画。不是我扣嘛帽子，这‘批林批



孔’咱连里就没人家搞得好!”他指指自己脑袋,“有群众反映,咱们领导这有问题!”指导员说:“人家是县里借人,咱们也得请示团里吧?团里和县里是一个级别嘛!”电话打到团里,团里让立即派人。

两天后,凤求凰竟被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接走了。

走的那天,在连里男女老少百十号人羡慕的目光注视下,凤求凰风风光光地上了小汽车,好不美气!他老婆也激动地一个劲儿抹眼泪。我爸说:“这凤求凰终于熬出头了!”连长说:“都瞧见了不?咱连里有能人哩!”他拍拍屁股,“我这屁股还没坐过小车呢!”众人大笑。

唯独谢司务长没来送凤求凰,他站在家门口老远看着,嘴里嘟囔着:“神气嘛,有嘛神气,不就画个画嘛,有嘛地!”

其实谢司务长蛮高兴凤求凰离开家的,那样,他和陈小妹勾搭更方便了,也不用老往树林带里跑了。可是,他又心里嫉妒得不行,一是凤求凰一下显出能耐了,他受不了;二是凤求凰不就画个画嘛,好吃好喝不算,还弄回了一身呢子料衣服外加一双大头鞋,这更让他受不了。要知道,他一个堂堂的司务长,管着全连百十号人的吃喝拉撒呢,连他都没弄上一套呢子料衣服哩,一个没嘛本事的画画的竟穿上了。谢司

务长眼睛都快红出血了。再有，他担心凤求凰真的混好了，陈小妹的便宜就不好占了。

谢司务长越想心里越不平衡。他看着远去的车影，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嘛能的！老子倒要看看能到哪里去！”

当天天刚黑，谢司务长跟老婆说去连部开会学习最高指示，拐个弯趁没人闪进了凤求凰家。这第一次跑到人家家里来偷情，谢司务长不免有些紧张。这一紧张，没弄两下就不行了。陈小妹就从衣柜后面拉出个东西，点了灯让谢司务长看。

回到家里，谢司务长做梦都是那个东西：丰润的白白的身子，挺挺的乳房，翘翘的屁股，修长的腿……虽然侧着脸看不出是谁，仅看这美美的身子就是天仙女下凡。谢司务长不得不佩服，凤求凰画得还真好哩。

谢司务长想着想着觉得有些不对，他凤求凰画光屁股女人说明他思想不正，至少有流氓思想，这样的人怎么能去画革命宣传画呢？不行，要揭发！他琢磨：自己去揭发？不行，那是不打自招；写匿名信告发？不行，那肯定怀疑是和陈小妹有奸情的人干的，弄不好找到自己了……

天快亮时，谢司务长终于想出了高招。



连里有个叫条条的光棍一直对陈小妹有意思，动不动就给她献殷勤。只是，条条一个比凤求凰活得还惨的人，陈小妹都不正眼看他一眼。谢司务长傍晚时假装碰到了条条，他递给条条一支烟：“好嘛，你在这溜达嘛呢？刚才陈小妹还到处找你呢。”“不会吧？她找我干什么？”条条说。“瞧瞧，你这是嘛话，她找你干吗我怎么知道？想起来了，她说碰到你告诉一声，叫你晚上去她家一趟。怎的，走嘛运了吧，你小子该不会来桃花运了吧？！”谢司务长开玩笑似的说完走了。

谢司务长把条条的心撩得痒痒的。天还没黑条条就跑到陈小妹家周围转悠开了。好不容易挨到家家户户的灯都灭了，条条闪身来到陈小妹家门口，轻轻敲了几下。刚躺进被窝的陈小妹以为谢司务长来了，小声说：“门留着哩。”白天谢司务长告诉她晚上留门。条条欣喜若狂，溜进门就麻利地脱了个精光，正要往陈小妹被窝里钻呢，门哐地被一脚踹开，谢司务长带人冲了进来。条条被当强奸犯抓了起来。顺便，他们发现了那幅光屁股女人画。条条被公安带走的那天，连长本来要上交那幅画的，但一想别牵连了凤求凰，就把画藏到柜子顶上了。

那天连长突然想起这幅画，就晚上跑到办公室悄悄拿出来欣赏。连长打着手电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从左至右、从右至左一遍遍地仔细欣赏着画，当欣赏那女人屁股时，发现有一颗淡淡的红痣，再细看，痣上长了一根毛。连长手电“啪”地掉到地上，惊叫道：“我说咋这么熟悉哩，原来画的我老婆！”

连长是山东复员军人，脾气暴得很。他老婆是湖南招来的“女兵”，小他十来岁，是组织上介绍成婚的。老婆在连小学教唱歌。连长回到家里二话不说把老婆一顿暴打。天一亮，连长就派人去二十公里外的县城把凤求凰给抓了回来。

当天下午，连队礼堂召开隆重的批斗会。凤求凰和连长老婆被五花大绑押上台，他们“通奸”的罪证“光屁股画”一并搬上台来。可能是给连长老婆一点面子，一串破鞋子挂到了凤求凰脖子上。

连长要他们俩当众交代通奸实情，凤求凰和连长老婆都拒不承认。几个年轻人上去对凤求凰一顿拳打脚踢，凤求凰还是不承认。年轻人又换成棒子、棍子上台一阵乱打，凤求凰被打得头上、鼻子、嘴巴鲜血咕咕往下流，他还是把口咬得死死的。连长气得抛了帽子大叫：“铁证面前还嘴硬，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负责！”几个年轻小伙竟然提着铁锹、十字镐冲上台去。台下众人的心一下揪紧，这真要出人命了！

正当一把铁锹往凤求凰脖子上砍下之际，陈小妹冲



上台大喊：“快住手！那女人画的是我啊！”连长一脚把陈小妹给踹了下去，骂道：“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陈小妹又爬上台，三下五除二就脱去了衣服，哭着喊：“大家看，屁股上这颗红痣……呜呜呜……”所有人都被这场景惊呆了。突然，不知谁带的头，大家竟鼓起掌来。

“光屁股画”风波像暴风骤雨般猛烈地来也匆匆地去了。然而，凤求凰的“宁死不屈”和陈小妹的“娇妻救夫”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美谈。从此以后，人们心目中对凤求凰和陈小妹平添了几分敬重。

连长老婆在回家上吊被救下来后，连长当晚亲自到凤求凰家赔礼道歉。陈小妹想要回那幅“光屁股画”，连长嘿嘿笑着说：“那画放在家里惹事，我替你们保管着。”不过，全连人都知道连长老婆屁股上有红痣了，甚至有人说连长老婆和陈小妹前世可能是孪生姐妹。

但是，没过多久，连长到团里要来了个正式女老师，凤求凰只能又回南羊圈放羊去了。

第二年开春，团里下来了工作组，说锡伯渡不紧跟时代潮流，要整顿锡伯渡。没几天，连长和指导员全被打倒了，刘会计也被罢了职。第一个贴出连长大字报的谢司务长升任连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为我爸不

贴连长和指导员的大字报，被谢主任撤销校长职务。

团里组织各连队的领导到牧业队学习经验，谢主任看到牧业队沿街两边房屋的墙上都画了革命宣传画和写了毛主席语录，知道这些都是凤求凰的杰作，心里暗喜。

回到连队，谢主任马上把凤求凰调到连部，让凤求凰把全连房子的侧墙上都画上革命宣传画或写上革命标语。所有墙上都画写满了，没地方画了，谢主任突发奇想，要建十里语录碑。很快，进锡伯渡的路两边，十米一块，一块十米地立起了许多块用水泥砌面的语录碑。为了加快画画写字的速度，连里给凤求凰配了四个助手，要求一个月内全部完工。

锡伯渡不仅一改往日的平静，而且“旧貌换新颜”。街头巷尾，道路两旁，甚至电线杆上到处五彩缤纷，而这全是凤求凰的杰作。一次我爸对正在往我们家小房墙上贴标语的凤求凰说：“老李，你干脆用颜料把咱全连连房子带人全染一遍得了！”凤求凰“嘿嘿”地笑。在锡伯渡，也就是我爸始终叫他“李立峰”或“老李”，连小孩子都喊他“凤求凰”。

小小的锡伯渡一下热闹非凡，每天来参观学习的人很多，几乎每天都要开各种各样的大会。那一年，我经常看到老连长和指导员他们五六个人被押着游街。



他们本来要抓我爸批判的，谢主任最后手下留情了，据说是陈小妹给求的情。这时，陈小妹不仅已成了正式职工，而且当上了代理司务长，每天跟着谢主任鞍前马后忙乎得很哩。但我爸好像并不领他们的情，还私下骂过他们“一对狗男女”。

不过，随着锡伯渡的出名，凤求凰也名气大起来了，到处有人请他去画画，风光得很哩。团里在团部丁字路口建一座大型毛主席画像墙，要画一幅十米高的毛主席全身像，没有一个人敢画。正在团革委会主任犯难之际，谢主任挺身而出，说他请命完成这个光荣而神圣的任务。谢主任把任务安排给凤求凰，凤求凰吓得两腿哆嗦，直喊“画不了，画不了”。谢主任就找来各种毛主席画像，命令凤求凰回家练习，必须完成画像任务。在谢主任的“直接带领”下，凤求凰完成了巨幅毛主席画像。全团人都说画得好极了，不仅画得像，更画出了领袖风采。凤求凰一炮走红。团里直接把凤求凰调到文艺宣传队去了。不久，凤求凰成了“李副队长”。又不久，陈小妹随调团部，成了电影院的放映员。

锡伯渡出了个大能人。有的人高兴，有的人嫉妒，有的人后悔。谢主任就悔得肠子都青了。他请命得来的成绩，到头来自己没得到一点好处，却让凤求凰占